

# 芹香如故

汪建平

矩莫名其妙；长大后才想通，那是把求知比作摘取一树清秀的植物，初心煞是可爱。

《红楼梦》里宝玉题写“新涨绿添浣葛处，好云香护采芹人”，我从前只当是风雅对句，后来才品出另一层意思；那“采芹人”是读书人，也是大观园中那些活在水边、清香自持的女儿们。曹雪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“芹”字，据说取自苏辙“园父初挑雪底芹”。细想，他写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最终不也是把自己种成了一株雪底的芹么，清苦，却有暗香。

一边翻书，一边忍不住想起一件小事。那年从党校进修回来，母亲给我做芹菜炒牛肉吃。我吃得欢，她就在旁边笑，说我吃相难看。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母亲年轻时其实也不爱吃芹菜，因为他爱吃，母亲便照样做。我曾问过母亲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您的口味变了吗？她想了想说，做了一辈子，也就习惯了，现在觉得那股清香味儿挺好的。她说得平淡，我却听出了一种说不分明的分量。

“献芹”这个词，就是在那一刻走进我心里的。《列子·杨朱》里讲，有个乡下人向村里豪绅大肆吹嘘芹菜如何美味，人家尝了一口，结果“蜇于口，惨于腹”，嘴唇肚子疼。后来人们用“献芹”谦称自己送出的东西菲薄。我以前觉得这故事好笑，现在却淡出了另外的意思：那个乡下人是真的觉得芹菜好吃，他的真心并不因为对方不适而打折。就像母亲那道芹菜炒牛肉，也像我现在捧着这把芹菜满心欢喜，你以为是的好，别人未必觉得好；但这不妨碍你继续欢喜，也不妨碍你把这份心意一遍遍端上桌去。

杜甫写“盘剥白鸦谷口栗，饭煮青泥坊底芹”，那

是避难中的一点慰藉；苏轼写“西崑人家应最乐，煮芹烧笋饷春耕”，那是田园自足的踏实。连徐志摩都曾用甜腻的笔调把水芹比作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那份把蔬菜当人来欣赏的兴致，倒也实在是独一份。

我还学到一个讲究：过年时，桌上必有一盘炒水芹。不是因为多好吃，而是讨口彩：“芹”通“勤”，吃了来年更加勤劳奋发；水芹茎中空，又叫“路路通”，寓意事事顺遂。有一年我在沈从文故居的展览里看到一张照片，汪曾祺在师母张兆和家吃饭，吃到慈姑肉片，忽然说想念故乡高邮的水芹了。我当时不懂那种想念，现在自然是懂了。

回家后，我把芹菜洗净，斜切成段。牛肉逆着纹路切成薄片，用生抽和淀粉抓匀。热锅凉油，牛肉滑散后盛出，余油爆香蒜片，再下芹菜大火快炒。芹菜入锅的瞬间，那股清冽的香气猛地升腾起来，仿佛整个厨房都被唤醒了。我被热油溅了一下手背，也不觉得疼。最后倒入牛肉，炒两下，出锅。

盛了一碗饭，一个人坐下吃。芹菜脆生生的，咬下去“咯吱”响，牛肉滑嫩，酱汁混着米粒，每一口都安稳实在。我想起母亲，想起那些诗句，想起“献芹”的乡下人，想起水边采芹的古人，他们此刻仿佛都围坐在我身边。

一株平凡的菜蔬，从地中海走到中国，从《诗经》走到碗里，全靠与烟火人间作伴。厨房里的芹菜香味还未散尽。我忽然觉得，所谓好日子，不过就是有人愿意为你端上一盘清炒芹菜或芹菜炒肉，而你终于尝出了其中的好。

办公室窗外就是菜市场，市井烟火日日落在我的眼里、耳朵里。冲着这份人间烟火，我该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可时不时的烦心还是绕不过去：电喇叭的叫卖声，为摊位争吵声，油烟味、酸菜两掺面味，还有那个守着调料摊子、筋骨突出的老人拉二胡的声音。

这个菜市场是我上班必经的一条路。晨昏往返，总能看见成群的麻雀，落在水泥地面上、商贩的各色伞棚上，或是凌空的电线上，叽叽喳喳，跳跃觅食。纵是见了人，它们也只是稍稍避让，依然踱自己的步，觅自己的食。

这些依着菜市场而生的小生灵，一天总有好几次在我的窗外或长或短地停留、嬉戏，也总有那么一两只，瞪着圆溜溜的黑眼睛审视我的办公室和办公室里的我。有时候，我会放下手头的事和它对视。这小小的麻雀，它知不知道它在巡视我的时候，我也在看向它？也总有一只，时不时叩击摆着鸡爪槌的玻璃窗，不知是想栖息在上面，还是遇见了老相识。

今早看见一只麻雀掠过窗前，心头忽然漫起缕缕伤感。这是不是常常停留在窗沿的那只？是不是循着我的鸡爪槌来的那只？是不是掠过过我的办公室、轻叩过玻璃窗的那只？可我不能把自己突如其来的伤感归咎于一只麻雀，就像我不能把生命里的无助、困顿与难以言喻的情绪，怨愤于命运。

我的视线时不时就被窗外飞来的麻雀牵引。敞开的办公室门、窗外的麻雀、室内的我、室外的同事，这寻常的组合，却是生命的延展。偶尔，我会把这些成群结队的麻雀，想象成单位或家庭成员间的相互默认，是相互妥协，彼此温暖，也或者就是人间最本真的相处。就像那一两只在我窗沿短暂停留又飞向种群的麻雀。它们不贪恋一方窗台的安静，也不执着于与我的对视。它们看过我案前静坐的模样，接住过我无声散落的情绪，然后依然飞往喧嚣人间，回到属于它们的群落与日常。

想起小时候，常常被母亲安排守着院场里的麦子、苞谷，驱赶麻雀。那时的麻雀可真多啊，成群结队，随处可见。被麻雀啄过的柿子格外绵甜，追着麻雀奔跑的时光里，有满满的欢实；从麻雀窝里偷偷拿走的几个麻雀蛋，啧啧香了整个童年。母亲终是未发现麦子丢了、苞谷少了，我也从未告诉过母亲，我从来都没有数清楚来了多少只麻雀。

朝来暮往，窗外菜市场的烟火日日照旧，贯穿着我一日又一日的办公光阴。总有麻雀在我的窗外起落、停留、张望，偶尔与我对视片刻，便又飞入热闹尘寰。

一窗之隔，一边是平常的我，一边是烟火人间。也许，我和麻雀的共同之处在于：一生都在寻觅，都在低处飞行，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天空和大地。

郭华丽

麻雀

## 宁陕的夏天

阮杰

每到盛夏，热浪滔滔，铺天盖地，气温居高不下，人们不仅身体苦不堪言，心里也烦闷难安。于是，避暑便成了夏日里最大的念想。而宁陕，正是那能将滚滚热浪拒之门外的清凉之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寻一处有河流的村庄。正午或傍晚，泡过天然的河水浴之后，便能吃上可口的饭菜：绿豆稀饭就面饼，再配上几样山里的小菜。稀饭清润解渴，可以当茶喝，文雅些的人，一口气喝两三碗也是常事；面饼是用新麦面做的，嚼劲十足。我曾吃过几次玉米韭菜煎饼，金黄鲜亮，味道极好，一口气吃了三块，主人见了也高兴。小菜中，照例有一碟大蒜辣子；若是吃软饼，便配一碗酸坛子水炆洋芋丝，一大盘油炒土鸡蛋。饭后还有香甜多汁的水蜜桃或西瓜，让人消暑又畅快。

蝉儿依旧在枝头鸣唱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法子还不足以消尽暑气，那还有一个绝招：寻一处树荫，静静听那蝉声悠扬。心静了，凉意便自内而生。

一场雷雨过后，阳光明媚，晶莹的雨滴在叶尖闪光。云雾缭绕的山野深处，山仿佛有了漂浮之感，云也生出海阔天空的意味。鸡鸣与犬吠，是鸟群合唱中生动的点缀。秦岭南麓腹地宁陕的夏天，正如刘云先生所描绘的那样：“是一本流传很久的杂史，生活也是不加修饰的，时鲜得捧着碗就可以喝。老林子深刻地生长着，与庄稼一起布置着夏天田野的风景。走进来，有大蒜辣子加新鲜花椒的气味，这种味道，一定熏制得人心简单。”

近在咫尺的城里人，终日困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，被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烦恼裹挟，便愈发向往往一处朴素纯净的自然之地来放松身心。这大概就是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缘由吧。一位旅客来到宁陕蒿沟的村子住了一夜，回到省城西安后，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：“星期天我去陕南，看到的是秦岭的巍峨与葱郁，听到的是啾啾鸟鸣和潺潺水声，感受到的是山里人的别样风情，以及小山村独有的平和、宁静与闲适。”

## 那片桑园

王娅莉

雨淅淅沥沥下着，树林被一片白色的雨雾笼罩着，就好像是一只蚕在织着网。“阡陌桑海”田园综合体示范园区的负责人吕恒群抬起头，看着被雨水洗濯得愈发青翠的桑园，黑瘦的脸上露出笑容。两年前，这片桑园荒草丛生，本来是牡丹种植基地，因之前的老板经营不善，良田变为荒野，梅子铺村找到他，请他来经营。

开辟这片荒地，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！他眯着眼，眼睛里闪过坚韧的神色。“草有一人多深，一镰刀下去，割不动几根，请来十几个工人，用割草机，没日没夜地苦干，我也跟着一起干。”

老吕没有多余的话，只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曾经在北京工地做水泥匠，又去了上海做建材生意，夫妻二人吃苦耐劳，在上海滩攒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。2002年，为了照顾儿女上学，夫妻二人回到恒口老家梅子铺。李志云是个头脑聪明的人，起初打算养鹿，旁人说销路不好，便改为养牛羊。这一决定，为他们承包桑园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李志云是个爱笑的人，白净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眼睛。她指着雨雾中的山岭说，在山那边，他们有一百多头牛，三百多只羊。问她养蚕是否支持，李志云说，现在提倡农业生产，养蚕是个好路子，但也需要做好计划。这个看起来温婉的女人，却沉着冷静。她女儿吕姗说，不要小看她妈，她妈是家里的军师，特别有眼光。

在桑园中漫步的时候，发现桑树中间套种着蔬菜，有的桑树结了密密麻麻的桑果，有的桑树叶子嫩绿光滑，饱含汁水。

“为啥你们的桑叶长得这么好？不说蚕喜欢，人看了都想吃一口。”老吕笑了，“这就是我们桑园的独特之处。我们把草除了之后，就请挖机来翻地，桑园开沟铺了厚厚一层牛羊粪，地肥，不仅桑树长得好，套种的萝卜也长得又大又水嫩。萝卜有一尺多长，可以生吃，出来的萝卜都送到南山云见民宿做萝卜干、萝卜丝。”

“经营这么大的桑园，技术改良从哪儿学的？”老吕说，他们先是邀请蚕种场做了规划，然后从浙江订了桑树苗子，共有三种：农桑、果桑和菜桑。老吕搬来一桶酒，玻璃罐子里面泡着像蚕子一样的白色桑葚，这就是台湾长果桑。他倒了几杯酒让我们尝，淡红色的酒浆，带着桑葚的清凉感，略微有点甜味儿。

“你后悔过经营桑园吗？”老吕说，劳动了一辈子，习惯了。太累的时候，也有些后悔。六十岁的人了，大部分都在家里享清福，他们还得和工人一起干活。吕姗说：“家里上百头牛，没有哪一头是我爸不认识的。”

这种累，是能够想象得到的。老吕的妻子李志云每天四点多起床，做十几个工人的早点。一天几顿饭，都是她亲自下厨。老吕则需要参与一切劳动：除草、消毒、打药、养蚕。

和他们走在桑园里，老吕和妻子的步伐沉稳坚定。阡陌桑海中，洁白的雾气与静谧的南山，翠绿的桑林与起伏的山岗，发出沉静有力的呼吸。月河水波漫过河畔青草，无声地涌向稻田与山野。



映日荷花别样红

黄海林 作

瀛湖

第1493期

## 洄水集市

叶立刚

紫阳县洄水镇，嵌在秦巴山的褶皱里。清晨薄雾漫过山梁，小镇便在水光山色中悄然苏醒。

这里的水，灵动如诗。绕镇而过的河水清可见底，游鱼细石直视无碍。洗衣女子的笑语随波荡漾，岸边垂钓的老人静享时光安然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，岁月静好。

群山环抱之中，四季更迭如画。春有新绿染峰，夏有浓荫蔽日，秋有枫叶铺霞，冬有素雪覆峦。山林深处，蕴藏着富硒茶、土蜂蜜、山核桃、花魔芋、野生菌等山珍。这些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为巴山集市铺就了本真的底色。

每逢赶集日，便是洄水街道最喧嚣的时刻。天刚蒙蒙亮，来自岚皋、紫阳两县四镇的乡民便背着竹编背篓，踩着晨露，唱着山歌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集市沿老街一字排开，两侧摊位整齐划一，山珍特产、手工好物、风味小吃依次罗列，琳琅满目。

到了洄水镇，定要去集市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凑一份乡间独有的热闹。沾着晨露的青菜、红彤彤的辣椒、圆滚滚的土豆、金灿灿的玉米，还有刚从河里捞起的鲜鱼、现摘的山野菜，都带着泥土与河水的清新气息；富硒茶条索紧结，香气清雅；土蜂蜜色泽金黄，甜润绵长；擦酸菜酸脆爽口，最是开胃解腻；干香菇、黑木耳、核桃、板栗，皆是大山无言的馈赠。竹编的背篓、竹篮、竹席，纹理细密，结实耐用；手工纳的布鞋，绣花鞋垫，针脚细密，舒适养脚；木雕小摆件，件件藏着匠人的巧思。热气腾腾的蒸肉、软糯香甜的米糕、酸辣过瘾的凉粉、鲜香滑嫩的豆腐脑，还有现炸的油糕、酥脆的麻花，香气四溢，直勾人馋虫。摊

## 糖茶水

赵小玉

我的母亲以前是一名民办教师，在大山里任教。放学后，她常带着我一起去家访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山坳里，糖和茶都是稀罕物，糖茶水是山里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。搪瓷杯里搁一勺白糖，再抓一撮粗茶，滚水冲下去，白糖在杯底慢慢化开，茶叶在杯里浮浮沉沉。主人家双手捧着递过来，母亲总是笑吟吟地接过去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，开始说起他孩子上学的事情。

那时我约莫四五岁，并不爱喝糖茶水。一路爬山，嗓子早就冒了烟，这时候喝糖茶水，甜腻的味道让人越发觉得口干。后来每到一户，我都盯着主人泡茶，看到糖罐子就连声说不要糖、不要糖，但主人以为我是客气，照放不误，有时反而放得更多。在他们的经验里，小孩子哪有不爱糖的。山里人把老师当成最尊贵的客人，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，而我们只有把那杯糖茶水喝完，才不辜负主人的盛情。

有一次家访，我正生着病，咳了月余，总不见好。记得是去半山腰的一个村子，母亲带着我到了那户人家。她抿着糖茶水和家长寒暄时，我蔫蔫地坐在茶凳上，时不时咳嗽一阵。他们把事说得差不多了，话题便切到了我的咳嗽上，说山顶上有一个赤脚医生，遇到孩子咳嗽，上手“推一推”就好了。听说我已经咳了一个多月，家长连忙说他去把医生请过来给我“推一推”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来了，背着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。这位医生已经年迈，腿脚不便了。那天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用葱姜水给我推拿，从后背到胳膊到手掌，推、揉、捏、按，一遍又一遍。葱姜水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屋子，辛辣中带着暖意。我趴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咳嗽已然好了大半。母亲千恩万谢，老人家摆摆手，叮嘱着没好利便再去找他。后来再去那个村子，那个家长又背着我去上山推拿了一次，咳嗽便彻底断了根。这我觉得很神奇，许多年后我还在想，那位老人家莫不是隐藏在民间的御医？

还有一次家访，是在深秋。路过一处山坳，看到了一棵老树，母亲说那叫红叶树。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树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满树的叶子红得像着了火，霞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地上成了碎金。大树的周围长出许多小树苗，看起来像一个家族。我念叨的次数多了，住在那树附近的学生，便送了两棵壮实的树苗送给我。母亲带回家栽在老屋的坎下，几十年过去，树苗一天天长大，叶片到了秋天也会变红。每次看着这两棵树，我总会想起山坳里那棵红得像火的老树，想起当年陪母亲走过的那些家访路。

那几年的山路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；那几年的糖茶水，我喝了一杯又一杯。母亲挨家挨户地走，劝那些想辍学的孩子回来念书。她向孩子的想法，问家里的难处，引导憨厚朴实的庄稼人认准一个理：孩子要有出息，就得读书。在母亲的劝说下，那些孩子大多数都没有辍学。有些家长还专门带着孩子，砍了竹子做教鞭，一起送到学校交给母亲，说：“湛老师，这个给你，孩子不听话就给我打，严加管教！”他们听了母亲的劝，再苦再难也咬着牙支持孩子上学，把沉甸甸的信任交给了老师。

母亲收到的教鞭多了，品种也多。我还认真研究过哪种最好，最后发现水竹的最好：美观，有韧性，打在手心上疼，但不伤筋骨。那些教鞭被母亲一根根郑重地搁在讲桌上，我知道，母亲是在提醒自己，也是在提醒孩子们。

那些孩子后来都走出了大山，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做了医生。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，被风吹散，四处生根发芽。母亲早已不再教书，但当年那些学生的家长还会上门，背着背篓，里面装着刚摘的瓜果蔬菜，熏好的豆腐干、腊肉，非要让母亲尝尝。他们说，当年要不是湛老师，孩子早就回家种地了；他们说，幸亏老师严加管教，要不然孩子哪有今天。母亲推辞着，笑着，眼眶就红了。

我常常想起那杯糖水茶。那杯茶里盛的，是一份沉甸甸的尊重；对老师的尊重，对知识的尊重，对未日子的期许。如今想来，那甜腻的味道，像山坳里终年吹着的风，穿过了几十年的光阴，还在我心里轻轻地拂着。